

戴笠與我

——改行進軍統局一段曲折經過

●黃天邁

巴黎宣誓入復興社

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序幕揭開，我調任駐巴黎總領事。出國前夕，在上海由貝祖貽（松蔭）介紹，我與戴（笠）雨農結交。幾度長談，我們對中國革命前途有共同的認識：安內攘外，強化領導中心，在蔣介石元帥領導之下，為對日抗戰及復興中華民族而奮鬥。戴先生介紹我加入「復興社」。（下稱「復社」）以時間匆促，到巴黎後補行宣誓。唐（縱）乃建時任駐德大使館副武官，專程由柏林趕到巴黎，主持我入社儀式。於夜深人靜時，在總領事館客廳聽國父遺像下舉行宣誓，誓詞如左：

「余誓以至誠，力行三民主義，恢復革命精神，復興中華民族，犧牲個人一切利益，精誠團結，服從命令，嚴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國任務。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制裁。謹誓。宣誓人：黃正。監督人：唐縱奉領袖諭代。中華民國廿六年九月一日。」

我在誓詞上簽名並押右姆指後，唐先生將誓詞以外交郵袋寄至總社備案，並發給我密電本一

套，與總社書記康（澤）兆民直接通訊。後康先生外調，由賀（衷寒）君山負責指導海外工作。我與康先生始終未見過面。賀先生則先後在重慶、南京、臺北時有往還，每談及「復社」精神，戀舊低徊，感慨萬千。

當年駐外武官，多出身黃埔軍校，為「復社」社友。駐法武官非黃埔同學，亦非「復社」社友，巴黎「復社」社友實際上由我負責。當地我直接聯繫的社友有劉義光及夏晉熊二人。二人皆為我燕大同學，時在巴黎大學進修，攻讀博士學位。劉、夏在留法學生會極為活躍，過露鋒芒，人多以「藍衣社」目之，身份暴露，我迭予警告，始稍收斂。劉義光後追隨桂（永清）率真，先後在海軍總司令部及總統府任職，在臺北病故。夏晉熊歷任立法院秘書，財政部秘書，國庫署署長，財政部常務次長等職，大陸陷共後未隨政府來臺。

我以總領事身份從事僑運，接近僑商、留學生及華工，為順理成章。我前在駐法公使館任三等秘書時，一度主管僑務及學務。羅（文翰）鈞任外長任內，調升我為駐棉蘭領事。王（寵惠）

亮老外長任內，調升我為駐巴黎總領事。被認為職業外交官，無特殊政治背景，更無人懷疑我為「復社」社友，故身份從未暴露。巴黎留學界，除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及學生會同人忠貞反共外，一般游離份子及藝術家不過問政治。少數共產黨及左傾份子雖在僑社與風作浪，不成氣候。我到任不久，即逢「九一八」週年紀念日。學僑界舉行紀念大會，分成左右兩大壁壘，分在兩地舉行，各邀請大使及總領事出席指導。大使館兩面討好，決定各派秘書一人代表出席。我堅決反對大會分在兩地舉行，我聲稱如不合在一處舉行，則拒絕出席。當有空軍官費生湖南人張少傑等挺身而出，四處奔走，說服雙方合在同一場地舉行大會。屆時雙方共聚一堂，劍拔弩張，火藥味重。我被推為大會主席，呼籲海內外團結一致，發揮全民抗戰精神。大會通過議案，以全僑大會名義上電蔣委員長致敬，誓為抗戰後盾。楊虎城「出國考察」也來到巴黎。他在大會演說，表示擁護中央，未敢語涉偏激，致干眾怒。中共「四老」之一吳玉章那一天未出席大會，僅在幕後策動。他主編「救國日報」為中共喉舌，實行統戰。他

住在華工區，鼓動華工將愛國捐款滙與八路軍。華工雖多數左傾，我平日對救濟華工失業及居留問題盡力為解決困難，故華工聽命於我，愛國捐款皆送總領事館轉滙中央。我即行徵信錄，以昭大會。吳玉章常來館閒談，表示友善。其分化陰謀終未得逞，鐵羽而歸。

借調回國宣慰南僑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接賀君山自漢口來電：

「復社自即日起，停止活動，希辦理結束具報，並會唐乃建兄。再軍委會擬借調兄回國工作，如蒙同意，復電到後再通知外交部。」我當即復電原則同意，刻正協助立法院長孫（科）哲生先生洽商法國軍援，一時不能離任。唐先生亦奉調回國，回國後有電報給我，電文為：「復社雖停止活動，復社社友仍在領袖領導之下，分任重要職務。社友多軍人，缺少通曉外語及國際事務人才。羣議借重吾兄，回國參加戰鬥行列。今後由戴雨農兄與兄連繫。」我與戴先生聯絡後，他同意我協助孫院長與法方洽商聘請軍事顧問及我物資假道安南（今越南）入我國境事。俟告一段落再啓程回國。孫院長獲法方承諾後去莫斯科，委託駐蘇大使楊（杰）耿光來法續商細節。我協助楊杰完成任務，竟留一後遺症。楊私生活糜爛，廣結情婦，用錢如水。最後結識一法籍白俄女子，妖冶放蕩，楊携其返莫斯科，一同回國，在重慶海棠溪併居。楊在巴黎時，將財政部滙給他的美金五萬元存於東方滙理銀行，原為支付安南運費之用。他全部提取花光。回國後無法向財政部交

帳，因我遠在海外，竟謾稱該款被我「偽簽冒領。」荒唐無稽，幾使我蒙冤莫白。（見後文）

一九四〇年，我對法外交工作告一段落，軍委會乃通知外交部召我回國。部電到後，李（煜瀛）石曾先生未明真象，電請外長王亮老准我留任。亮老回電謂「係奉委座諭。」李先生大感意外，他問我怎麼回事，我說「軍委會借調，故用委員長名義。」李先生不便再挽留我。借調事我始終保密，大使館同人及學僑界只知我調部辦事。華工聞訊後，紛紛來館問候，依依不捨。我乘火車至威尼斯搭船。上車時數十華工為我搶搬行李，揮淚送別，熱情感人。

我行前接戴雨農電報，要我先到新加坡，撫慰星馬及印尼華僑。中共在南洋實行統戰。如陳嘉庚已被左傾親共份子包圍。陳氏受中共蠱惑，誤認中共為真正抗日，對中央政府諸多不滿。陳氏在南洋頗有聲望，深恐其影響南洋華僑內向，分化抗戰力量。同時南京汪偽組織也派員在南洋活動，高唱和平及東亞共榮，動搖人心。我曾在蘇門答臘住過四年，與印尼及星馬僑領有舊。戴先生要我進行說服，打擊中共及漢奸活動。我在新加坡一年，足跡遍馬來西亞各埠，數度邀印尼僑領在新加坡會晤。各僑領深明大義，竭誠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未受少數左傾份子之影響。珍珠港事變後，日軍進攻新加坡。鄭介民應英方邀請，到新加坡會商防務及組訓游擊隊事。鄭先生邀我協助。日軍飛機在新加坡市區上空任意飛翔，投小型炸彈，以擾亂人心。英軍高射砲不發生作用，警報系統落伍。往往警笛未響，日機已

臨上空。英方派給鄭先生的座車馬來司機畏縮逃避，不知去向。我兼充臨時司機，陪鄭先生前往英軍總部開會。遇空襲時躲在路旁大樓騎樓下暫避。鄭先生說：「日本鬼的小炸彈傷不了我們，除非命中。」英軍無門志，投降是遲早間事。鄭先生見大勢已去，決定離新加坡去印度回國。他附囑我撤退至印度待命。我在新加坡淪陷前一星期找到一條法國郵輪，率領星馬僑眷，在空襲警報聲中，搭船駛往印度孟買。新加坡政府限制男子出境，故船上多為婦孺。吉隆坡廣東僑領陳光漢獲特准携妻女登輪。陳為同盟會老會員陳占梅先生長子。我們到孟買後，改乘火車至加爾各答。陳家三口與亡妻雅南及小女雪圖同往山區加陵邦租房同住。我留在加爾各答，奉命聯絡印度朝野，為蔣委員長訪印鋪路。任務完成後於一九四二年飛返重慶。陳光漢一家已先期往重慶，勝利後才返故里——吉隆坡，成為錫業鉅子。馬來西亞獨立後，出任參議員，對促進中、馬關係有功。我飛重慶係搭軍用運輸機，笨重行李不能帶，寄存加陵邦僑領雷亞海家，至今未取。

飛越駝峰返回重慶

我與亡妻小女抵重慶機場時，有王雲孫（航檢所所長）、謝力公、李立俠接機。當晚住在司法院客房。李立俠為司法院主任秘書，與居（正）院長同鄉。翌日亡妻攜小女回了娘家。亡妻為巴縣人，父母早故，長兄張營農仍健在，故居在南岸黃角埡。我則被安排住新都招待所軍統局保留房間。當時鄭介民先生出差不在重慶。唐乃建

先生晚上來看我，他說預備簽報委員長，派我在侍從室六組工作，主辦國際情報，當可邀准。日內將陪我去拜訪陳布雷先生，聽候委員長召見。

第二天謝力公送來軍統局聘書，聘我為設計委員。中午戴先生在公館為我接風。在座有毛人鳳、何芝園、劉啓瑞、姜少謙、龔仙舫、李肖白、謝力公等。席間泛論世局，對抗戰前途都抱樂觀，認為日本必敗。但憂慮中共乘機坐大，招攬左傾份子及所謂民主人士，實行統戰，奪取政權。戴先生同意我在侍從室工作，希望我以設計委員身份參加軍統局會報，協助海外工作。下午我到羅家灣局本部拜訪毛人鳳及劉啓瑞兩先生。劉先生時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他說戴先生交代，為我在緜絲廠找一住房。我蒙軍統局同志熱誠招待，得結識戴先生得力幹部，快慰生平。

我也常去黃角壩外家飲宴，內兄慷慨好客，擺龍門陣，喝大麪酒，相見恨晚。一日三餐皆備酒、菜、米飯，不像我們北方人早晨吃稀飯。四川紳糧以為吃稀飯有失面子。我的朋友們多以爲亡妻是「抗戰夫人」。其實我們在巴黎認識結婚，她家在重慶純屬巧合，我被張家親友招待，奉爲「四川嬌客」。小女雪園在巴黎出生，從幼稚園起，在巴黎、蘇門答臘、新加坡、印度上小學，學的都是英、法文，國文雖在家補習，程度太差。她在南岸入南山小學。校長鄧秀琳是我中學同學，小女多蒙其照顧。她第一天上國文課，竟有三十幾個生字，亡妻在燈下爲之惡補，後來到重慶市上巴蜀小學時，考試已能名列前茅。我在重慶與親友歡聚，不意樂極生悲，我遭遇到生平

未有的禍事，幾乎纏訟連年，污我清白。

波生平地不測災來

友人爲我介紹當時很有名氣的命相家程西園，他爲我推算「八字」。斷定那一年（卅六歲）「波生平地，不測災來」。幸而後面又有「逢凶化吉，化險爲夷」字樣。當時未予置信，不料竟成事實。一晚我在新都招待所與謝力公等閒談，忽有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稽查員來訪，見面後出示服務證，說處長請我去談話。稽查處爲軍統局公開單位，處長廖公劬亦軍統局同志。我隨同稽查員前往，謝力公同時到達。他對廖處長說：「黃先生是老闊（指戴先生）朋友，剛受聘爲設計委員，都是一家人。什麼案子這樣重要？」廖說財政部因楊杰指控我冒領公款，故需往軍法執行總監部應訊。我說既楊杰誣賴，我當然要前往應訊。我還要反告他，與他對質。廖處長派一上校督察長陪我（其實是押解）前往土橋總監部審判組報到，被羈押看守所。謝力公當即報告戴先生，並說我被楊杰誣賴冒領公款。戴先生說：「決不會有這種事！」當即派第三處（司法）處長徐業道（鎮壩）前往土橋，與審判組組長賈煥臣連繫，詳詢案情。他代表戴先生送我棉被餅干等，安排我住在看守所優待室。徐先生認爲財政部太過冒失，憑楊杰一面之辭，又銀行提出楊取款親筆簽字。此案楊應爲被告，應出庭應訊。今只拘留一人，實欠公允。我在優待室住了兩星期，終由徐先生保釋，案未結前，隨傳隨到。

土橋看守所優待室拘留的都是有來頭的人物

。我在那裏時，有馬姓、張姓兩中將師長，軍訓部辦公廳主任藍某，及壽、潘兩位大商人。我上午教他們英文，下午教橋牌，有說有笑，頗不寂寞。馬、張二人都是四川本地人，家境富有，以「囚糧」太過菲薄，家裡每天送酒、菜。我被尊爲「老師」陪同飲宴無虛日。他們後來都被判徒刑，我是優待室唯一能無事出去的一人。土橋流行着一句話：「風吹得進來，雷打不出去。」足見軍法之森嚴。凡聞土橋之名者無不畏懼。我被保釋後，在重慶找不到住房，承樓非盡（已故國大代表樓兆元之兄）將其在模範市場之住房一間相讓。房間在小茶館樓上，由一小木梯上樓。木梯搖搖欲墜，樓板吱吱作響，房間僅可容身而已。當時我手頭拮据，戴先生派謝力公送我法幣五千元，真是雪中送炭。過了幾天，軍法執行部總監何（成濬）雪竹先生以案涉公款，應找舖保，於是我又被「請」回看守所優待室。室友們表示歡迎，說是「二進宮」。有星馬華僑曾聖提見義勇爲，以其在重慶新開設之貿易行出面，爲我擔保。在對保前夕，審判組將我與楊杰筆跡送請司法院專家鑑定。經筆跡專家三人精細鑑定，一致認爲取款簽字非我筆跡。既非「偽簽」，何來「冒領」！我罪名不能成立，審判組決定將我開釋，亦未對舖保。賈組長通知徐業道後，徐先生以座車載亡妻及小女往土橋接我。室友們不便挽留，依依惜別。我回重慶市後，先往徐先生辦公室客房，他是總動員軍法執行監，伙食也由他招待。後來他爲我在張家花園覓得住房兩間，不久又將他自己住的瓊子嵐壩住房讓給我，接亡妻及

小女同住。徐先生古道熱腸，有古君子風。勝利後一度出任國防部軍法局局長，病逝臺北，至今令我懷念。

感恩知遇進軍統局

我「出獄」後，唐乃建先生對我說：「前因涉訟，故陳布雷先生主張暫不簽報委員長。現已無事，日內可往見陳先生，聽候委員長召見。」第二天戴先生為我「洗塵」。在會家岩招待我晚餐。戴先生很鄭重地對我說：「我想請你進軍統局工作。軍統局正與美方合作，又與英、泰情報合作。海外工作亟待推進，必須請你幫忙。」熱誠懇切，我當即表示接受，但恐對不起唐先生。戴先生說：「我當向唐先生說明，我負責簽報委員長。」就這樣我進了軍統局。戴先生先發表我為機要室秘書，出差西北三個月回局後，又發表我為海外區區長。戴先生在未決定邀我到局工作前，曾徵詢徐業道、劉啓瑞及龔仙舫等意見，他們都表示歡迎。鄭介民先生亦表同意。唐乃建先生兼軍統局幫辦，也認為我在軍統局工作與在侍從室並無分別。我能自土橋迅速出來，無罪開釋，因由於專家鑑定筆跡；若非戴先生及徐先生大力支持，恐纏訟連年，出來沒有那樣容易。我想將楊杰誣賴我的情形及在巴黎我協助他洽商法國軍援經過報告委員長，戴先生勸我不必。他說：「委員長尚有用楊杰之處，你這樣一來，委員長很難處理。既證明無罪，暫時忍耐，財政部逼楊繳還公款無結果，必會簽報委員長，你受的委屈，日後委員長會知道。」我燕大同學張鴻鈞及陳宏鐸

等為我打抱不平，認為我必須往見孔（祥熙）院長，說明一切，時孔院長為燕京大學董事長，與我有師生之誼，經張鴻鈞安排，我拜見孔院長，將經過情形面報。孔院長說：「我不知道你是燕大同學，使你受委屈，我很難過。我們都知道楊杰之為人，桀驁不遜，常常亂來。公款一定是他動用，但他矢口否認，提名指控，財政部不能不採法律途徑。筆跡專家否定了你的筆跡，但未敢確定是楊的親筆，可能有什麼顧慮。財政部仍將向楊追索。今後與你無關，可以放心。」孔院長慈祥愷悌，對我撫慰有加，使我永懷長者風範。我進軍統局後，戴先生對我寵信逾恆，言聽計從。海外區改組後，又派我代理第一處處長，勝利後隨節京、滬、平、津、至戴先生空難殉職止。唐乃建先生出任警察總署署長，發表我為第五處處長，主管外事警察。鄭介民先生留我在北

平，先後任軍調部政府委員辦公室主任及保密局北平情報站站長。後又調我為保密局辦公室主任，到臺灣後又進安全局。鄭先生逝世後，我返外交界，出任駐加彭大使，自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七年，廿多年與外交界脫節。戴、鄭兩先生幾次為我安排回外交界，且蒙蔣公介石面允。我感知遇之隆，不忍離去。我出任大使前夕，外長魏（道明）伯聰先生說：「你做大使，晚了二十年！」人生遇合無常，窮通有數。假使當年我進了侍從室，或戴先生沒有那麼早謝世，則我後半生小傳恐將重寫。低吟蘇東坡沁春園，以結束本篇：「……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常鮮歡。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門尊前！」

中外文庫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8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一八〇元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